

希腊,雅典,奥林匹亚……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和符号,已经被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给毁了。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希腊陷在危机的泥沼里无法自拔。他们做的,只有等待救援,还有痛苦的自我否定。

萨洛尼卡是希腊的第二大城市,市长尤亚尼斯·布塔利斯虽然上任仅仅一年,但他的与众不同已经名声在外:反腐英雄,改革先锋。他想要以自己的特立独行来告诉希腊人:只有改革,才有未来。



尤亚尼斯·布塔利斯

希腊模范市长 从拯救一个城市开始

一个市长

获得欧盟齐声称赞

布塔利斯今年69岁,身材瘦削,一头白色短发,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耳朵上还有金色的耳钉。

现在布塔利斯担任萨洛尼卡市市长已经整整一年了,在希腊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政治人物。尽管他自己一再坚称自己不是一个政客而是一个商人,只是目前经营的生意是一座城市而已。

对于国际观察员们来说,像布塔利斯这样的官员在希腊非常罕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中央银行在雅典分部的官员都对他所推行的改革赞有加。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一名官员的调查报告这样写道:自从布塔利斯当上萨洛尼卡的市长,这个城市的未来已经“大有希望”,萨洛尼卡也已经成为整个希腊的典范。欧盟委员会设在雅典的一些官员说:“布塔利斯是一个例外,也是一盏明灯。所有人都可以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布塔利斯受到了欧盟政界的一致赞扬,其实从政以前,他只是一名葡萄酒商人,他的公司旗下的好几个牌子的葡萄酒都在国际大赛中获得过金牌。几年前,他把公司交给了三个孩子经营,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到这个城市的改革中了。

他不属于任何党派,自2011年1月起出任萨洛尼卡的市长。为了听取更多的民声与更好地管理公共空间,他经常骑着自行车穿过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

不畏指责

到德国寻找改革灵感

上周四,坐在德国柏林勃尔霍夫区政府的硕大的办公室里,萨洛尼卡的市长布塔利斯毫不掩饰地说:“你们的城市干净又整洁,我们的城市又脏又乱。”“在你们城市工作的人,不会到我们那儿去工作。”布塔利斯是来柏林取经的,他想看看德国人如何应对金融危机。虽然希腊已经成为欧盟中的烂苹果,但是欧盟官员对布塔利斯的称赞有加。自上任以来,他实行严厉的改革来收拾上一任留下的烂摊子:削减财政预算达30%;跑到德国去寻找经验。

他带代表团来柏林参观最大的废物回收处理厂。通过一台投影仪播放的“关于城市生物废料回收利用”幻灯片,布塔利斯认真地看。

现在,布塔利斯知道德国首都柏林一年只产生130万吨的垃圾。对于城市卫生最大的威胁就是20万只狗,这是保持街道清洁最大的障碍。

在萨洛尼卡,狗只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问题。因为他们那里的废物回收处理工厂早就瘫痪了。布塔利斯挥挥手说:“我们需要你们(柏林)的帮助。”

其实这还不是这个希腊第二大城市的市长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面临财政紧缩,希腊的抗议示威如火如荼,他们的报纸和媒体也在大肆谴责德国人对希腊的

政策就是“纳粹入侵”。在这个节骨眼上,布塔利斯竟然跑到柏林来寻找“如何使城市更干净”,无疑让很多希腊人怒火中烧。

众所周知,希腊人恨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的程度,不亚于仇恨自己国家里那些糟糕的现在都不敢上街的政治家们。他们认为,默克尔强压希腊施行的紧缩政策,将让他们们的生活越来越贫穷,越来越痛苦。

放下身段

去土耳其招揽游客

“虽然花了不少时间,但是现在我大致知道了这个城市是如何运行的了。”布塔利斯这样说时,满脸的皱纹纠结在一起。

他的办公室位于一座很沉闷的混凝土建筑内,2月的一天中午,歌手贾尼斯·乔普林的浑厚的嗓音回荡在房间里。布塔利斯背后的白板上钉着一张白纸,白纸上用英语写着这么一句话:“我们要再次相信,诚实。”

说起这场危机,布塔利斯的观点是“也有好处”。起码,希腊人开始被迫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而政客们空洞的诺言和不靠谱的执政方式也不再再有市场。“没有钱来买选票了。”布塔利斯如是说。因此,希腊的政客们必须另寻他路以求得支持。

他上任没几天就到伊斯坦布尔去游说土耳其人到希腊一游——虽然自古以来土耳其和希腊就是冤家(直到1912年,萨洛尼卡市仍然属于土耳其人创立的奥斯曼帝国,后来才归属到希腊)——但是,现在萨洛尼卡亟需开拓旅游市场,所以布塔利斯才到这来招揽人气。

布塔利斯的伊斯坦布尔之行战绩不错,土耳其航空公司恢复了这两个城市之间的直航。去年从土耳其到萨洛尼卡的游客数量也翻了一番。对萨洛尼卡来说,旅游业是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虽然这个城市的失业率已经高达25%。

残酷现实

这个城市已经“腐烂到底”

布塔利斯更应该被夸耀的成功是对于城市管理的改革,这其实是欧盟在过去两年来一直要求希腊要改革的地方:只有财政紧缩才会提供新的贷款援助。布塔利斯正在努力变革,希望能使这一届的市政府更加有效地运行。

上任的第一周,布塔利斯就雇佣了一名审计师。不单是对萨洛尼卡,这对希腊所有的城市来说都是一件新鲜事,“现在我们终于知道我们到底有多穷了,”布塔利斯说。

这个城市现在有了一个预算和会计系统。所有的财政支出都会被详细记录并受到严密的监管——这在希腊完全没有先例。

斯洛洛格·蓬格斯是萨洛尼卡的副市长,今年43岁。他在市政厅旁边的一个咖啡厅里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说,“如果经济危机没有发生,我们不会像现在这样(改革)。”“其实这个城市已经腐朽,烂透了。”

在希腊,萨洛尼卡市是保守派



萨洛尼卡街头,堆积如山的垃圾



失业率高涨,萨洛尼卡街头的乞丐



领取免费农产品的人们排成长队

的大本营。在过去的24年中,一直被极右政党控制。在这里,他们都坚持“希腊主义”,并且极力反对财政紧缩,视欧盟为仇敌。在这次竞选期间,当地的大主教完全反对布塔利斯担任市长。他甚至放出来话,“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一天,你就不可能走进市政厅一步。”

但是大主教的坚持点燃了一些市民的怒火。“人们也希望有所改变,他们知道,过去的生活方式需要改变,他们已经不能继续走那条老路了。”蓬格斯说。

在布塔利斯的前任任职期间,竟有5140万欧元的财政预算莫名消失,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这笔钱去

哪里,花在了什么地方。所以现在前任市长还在接受腐败调查。

蓬格斯在德国慕尼黑主攻政治学,但是他也没想到自己能成为一名政客。他说,“在德国学习的理论和在希腊的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差异太大了。”

布塔利斯说服他来这里,并让他改变想法踏入政坛。因为他确信蓬格斯会改变这个城市,在布塔利斯的团队里,有很多像蓬格斯这样的人。他们非常年轻,有很多人只有30多岁,并且大多以前没有从政经历,有一名团队成员是来自希腊银行的分析师,而另一个人,以前就在一个管理咨询公司工作。

布塔利斯

一个特立独行的政客

布塔利斯与他的前任看上去天差地别,这部分是因为以前他的生活非常优越,并且他对这一点毫不掩饰。另外,布塔利斯还曾是一个酒鬼,有10年他一直酗酒严重。那时他每年给自己庆祝生日的方式就是在这一天不喝酒。但是现在他已经戒酒21年了。布塔利斯曾经离婚,在离婚7年以后,他又和前妻复婚了。

布塔利斯所有的一切在传统的希腊人眼中都是不合常规的,他就是世俗人们眼中的“特立独行者”。

2007年,妻子去世,他把一只独角兽文在了自己的胳膊上以示纪念,并下定决心:停止为逝去的爱妻哀伤悲痛。他的手背上还有一个奇特的蜥蜴刺青,布塔利斯认为,这只蜥蜴能够提醒他,在生物社会中,事情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也许在布塔利斯看来,这些不变的文身会给他一些暗示。虽然在这个城市里,很多人已经放弃,很多人对未来失去希望。

欧盟设在希腊的工作组里有来自法国的行政专家。他们正在整个希腊的公共部门中推行改革,但是因为阻力太大,进展缓慢。

而布塔利斯雇佣了一位人事经理来评估公务员和他们的工作。瓦西里斯·科帕斯,42岁,负责在萨洛尼卡推行城市的管理改革。他说,“我们有5000名雇员,但是事实上,我们只需要3000人。”在科帕斯看来,有些雇员根本不知道如何工作,也从来没有学习过如何工作。在过去,为某人投票只是因为能够得到一份可以终身工作的公务员职位,政府的这种制度已经剥夺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和效率。科帕斯已经提交了一项提案:把政府行政机构从32个精简到20个,市议会很快将对这份提案进行表决。

科帕斯说,这儿每天都上演“疯狂的事情”,因为根据目前的数据来看,这个城市大多数的公务员都积累了数以百计的加班工时,但是这些加班时间具体是如何来的却无人知道。目前,只能对一部分的加班时间和一部分员工进行工资支付。

新方案的好处是在财政支出上。比起2011年,预算缩减了30%。而在以前,每年的财政赤字都会比前一年翻一番,今年第一次比前一年有所减少,缩减幅度达到7.5%。

不过,因为布塔利斯的德国之行,他的对手们在市议会上攻击他。雅典的媒体还对他去德国为“希腊所有人”谋出路的行为提出质疑。

但是布塔利斯不打算放弃,他还想继续去其他国家取经:别人是如何处理城市垃圾的?别人是如何管理港口的?身处其中,没人可以自行修复这个千疮百孔的体系。布塔利斯说:“我们不得不摒弃这个体系,我们需要有新的制度。”

布塔利斯挥了挥捏着香烟的手,嗓音暗哑。每个人都必须要理解这个事实:希腊人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变。

快报记者 王娟 编译